

WoLianRuSe

我怜汝色

高朗 / 著

你看人间不过月
新月满月 俱是澄澈



奇坛怪罐中的女孩

■ 汝瓷中掺入玛瑙粉
■ 到了最奢侈的境界
■ 出来的 反而是一种性弱天真的气质

我怜汝色

高朗/著

你看人间不过月
新月满月 俱是澄澈



奇坛怪罐中的女孩

■ 汝瓷中掺入玛瑙粉
■ 到了最奢侈的境界
■ 出来的 反而是一种怯弱天真的气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怜汝色/高朗编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4. 1
ISBN 7-5057-1954-8
I. 我… II. 高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028 号

书名	我怜汝色
作者	高 朗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通州天宝印刷厂
规格	889×1194 毫米 24 开本 11.5 印张 224000 字
版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954-8/I·504
定价	2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

色

- 伴雨幽幽 / 003
此岸彼岸 / 008
分缘情表 / 020
流年如衣 / 028
身似琉璃 / 036
盛世佳人 / 043
天平双十二 / 052
庭中望月 / 058
小白兔·小黑兔 / 062
小宛如是 / 068
须尽欢沁 / 073
雪果拉 / 084
与 LV 过招 / 092
月光机场 / 097



瑟

- 寂寞白米饭 / 107
金玉良缘 / 112
锦绣无端 / 118
丽字天成 / 122
舒卷开合任天真 / 128
我怜汝色 / 134
纤手破新橙 / 143
新月满月俱澄澈 / 150
最爱 / 159

绣

波希米亚永不死 / 169

不是让你穿旗袍 / 1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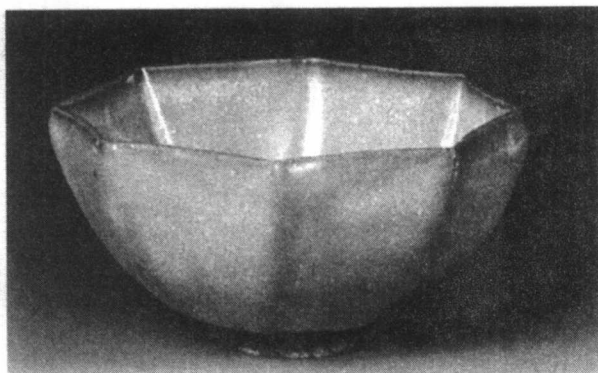
不再作秀 / 181

另有一家 / 190

撒旦的颜色 / 198

生命是一场妥协 / 204

我为格调误一生 / 209



旧爱新欢

Art Deco, 直到永远 / 217

不点灯的城市 / 224

海上生香 / 235

外滩原是缠头资 / 247

小宛双城 / 2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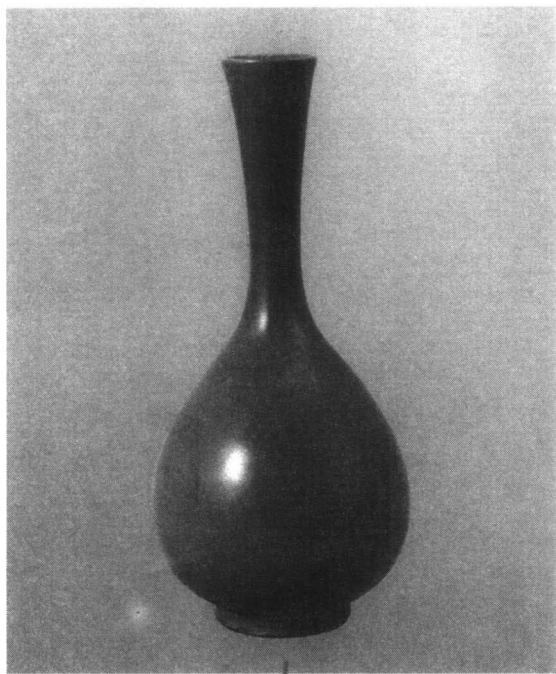
钟灵之地 / 267

目录 B

色

用不变体会改变，所谓成熟，所谓衰老，所谓怒放，所谓凋谢，所谓冰肌雪肤，所谓尘发如霜，所谓日月流年……

所谓时间，其实是世间最大的玩笑。



伴雨幽幽

谁又可知,下一场缘分是与何人?来生是不是还认得中文?

上课上到一半,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有气势的雷声。

雨淹了学校外面的小巷子,今晚是北京第一场寒气纷纷的秋雨。

搭上公车,已经湿了裤脚。一面吃东西一面看雨后马路,路灯在雨色里迷迷糊糊,仿佛谁哭过一场,然后摘下眼镜,一面擦眼泪,一面迷蒙地看世界。

你也迷迷糊糊坐了好几站,东西吃得差不多了,才知道原来搭错了车。售票员说下一站可以换车。

下车还是茫然,只发现这条路来往车子稀疏,好静。

傻气地站在马路中央,车太少了,简直不觉得危险。

那一刻,有点时间停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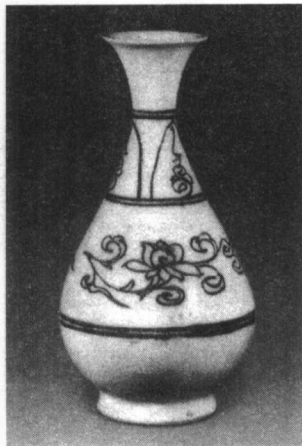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终于有白色车灯射过来。

是太安静了。

过到街那边,一脚踏上街沿,你舍不得再坐上车。心底有个声音对

很怕你说我小资,就像只知道美国,就以为外国人都美国人。

不如说我小封。



(元)釉里红莲花纹玉壶春瓶

釉里红是颜色釉中少见的“惜墨”

留白，是意境必备

你说：这一失足真是值得啊！

右身边，隔着护城河，是故宫的北城墙，夜里城墙一点不打眼，似溶非溶在夜色里，仿佛并不存在。你无意转头，却在夜色里，觉到故宫角楼的幽怨。

它们第一个跟你说话。

角楼寂寞了很久，人也寂寞了很久，你一路走着，它一路跟着，你不看它，它默默看你。它正对着你，你侧对着它，但是天知地知、你知我知：那一眼，看进了彼此的心。

谁说心照不宣只合人与人呢？

雨后的北京最好，灰尘随着雨沉下去，雨点一起拂落的，还有那纷纷的心浮气躁。脸上的毛孔像沙漠逢雨一般呼吸，伸出手来，你想抓一把水珠在手。

清冽湿润，换了人间。

但这清冽是北京的，不是青城山的，是皇族，不是平民。一呼一吸间，就算清新，是千丈肃穆万丈浑厚垫底的轻灵，不是江南小镇月色摇橹；就算亲近，是阿哥格格的天真，不是人见人熟的尽可亲近。纤尘不染也是皇城根的纤尘不染，长得好也是昭容贵妃的仪态万方。

当你知道好和好竟有不一样，你就会明白：原来气质这回事是真的。

尤其当你和故宫的北城墙只隔五十米。

不知道是北京成全了故宫，还是故宫成全了北京。

骨子里的骄傲。

天是干净的灰蓝,没有深蓝的霸道,没有丝绒蓝的卖弄风情。不是谦虚,是豌豆公主落民间的几分怯意。——落民间几百年了,仍然是弱不胜衣。

天上有云。说云是棉花,雨后夜里的云,是一根根纤维被洗得很干净、梳理得很顺的棉花。城墙把那个现代化的北京隔得远远的,什么国贸、三环、CBD,此刻你不相信也在这片天空下,正如你不相信这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,可以有这般娇怯无语的一角。

于是你理解了城墙的寂寞:曾经辉赫庄严过,曾经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巅峰,多少盛世乱世滚滚而过,脚下千军万马铁蹄尽踏。风云中的风云时刻,它是最安静的角色,血溅宫城,千里断肠,皇上们死了、老了、被赶走了,留下的竟是它。

曾经伴的是天子至尊,扮的是禁卫军,守的是后宫佳丽,受的是万国来朝。

今天,它是一个只要出门票钱,就可以任意参观的土木建筑……或者说,很多块砖头。也许,它还是幸运的,它的南墙兄弟们,护卫的是美国籍的快餐咖啡 Starbucks,它在这里,多少眼不见心不烦。

举头西北浮云,倚天万里须长剑。人见此地,夜深长见,斗牛光淡。我觉山高,潭空水冷。月明星淡。待燃犀下看,凭阑却怕,风雷怒,鱼龙惨。

峡束苍江对起,过危楼,欲飞还敛。元龙老矣,不妨高卧,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,百年悲笑,一时登览。问何人又卸,片帆沙岸,系斜阳缆?

明前郁露。

这是我听到过的、最好的茶名。

我对中文的爱,已经到了不看也是在看的地步。



(元)龙泉窑 青釉灯

佛前古刹
青灯千卷

你看到了路牌。原是“景山前街”。

再往北走过去，就是沸腾渔乡一般的什刹海，曾经的皇家水域，今天的酒吧农贸市场。

你惊讶地发现：身边竟是梧桐。

走惯了上海法租界的梧桐，以为梧桐就该是异国的、欧陆的，走在梧桐树下的男士，须得穿 Tuxedo、戴礼帽、持手杖，右臂挽着的淑女是大蓬裙紧身衣，鲸鱼骨束出来的十六英寸细腰。

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我们都忘记了：自己几千年前就有许多梧桐。

景山前街的梧桐，和上海衡山路的梧桐，原应不一样。

想着梧桐树，又过了很久，是沙沙脚步声提醒，你才看到地上铺满是梧桐落叶。

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

踩着那些黄色的、比法国梧桐生得小巧的叶子，心里一下子变得柔软，你不知道，是因为脚下的柔软？因为目光触到艳丽尽去、与世无争的黄叶？因为有灵性的空气，还是因为，有人告诉你：根在这里？

江山流年，若无情，亦有情，谁说缘分只在人人？生而为中国人，是缘结今生，置身这个雨夜，是冥冥中缘分牵引。

一切缘分，请以珍惜。谁又可知，下一场缘分是与何人？来生是不是还认得中文？

一直到落泪，你想起证严法师的一句话：蜡烛的眼泪流下来便会凝结，天地间自有一股抚慰的

力量。

当一个人再不能因为悲伤流泪，眼泪就会像珍珠一样奢侈。

你感谢自己坐错了车。

长长一条路，向前伸出去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于是你安心地走下去，仿佛可以是一生。

一切情缘，越是没有开始，越是教我们难以忘记。



(五代)越窑 杯托

有底
只有底

此岸彼岸

人家欣赏东方风情，所以我们争着扮演殖民地青楼女子。这年头，野性十足的模骑儿遍地都是，想找一个味道内敛的反而不容易，她们都打破了头，要走全球化路线。

全球化？

为什么我们不把手长成脚的样子呢？

法国，够刻薄

上法语课，英俊无比、笑起来可以杀人的法国老师，发给我们四道“脑筋急转弯”。

之一：有一个比利时人，喝牛奶喝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
之二：你知道几个比利时人才可以安好一个灯泡吗？

答案一：他直接在奶牛身上喝奶，结果奶牛一屁股坐下来，把他给坐死了。

答案二：三个——一个扭灯泡、两个扶梯子。

问法国老师：为什么要这样刻薄他们的友邦

人士？

“呃，比利时人说话说得慢，法国人觉得他们脑子一定也慢。”

原来听语速可以测智商。

原来如此。

原来法国人如此。

那么：究竟是因为说法语需要肌肉紧张，所以法国人神经质？还是因为法国人神经质，所以把法语说得特别紧张？

又是一桩：“鸡生蛋还是蛋生鸡”。

西班牙，西欧文明的异数

西班牙人有两个他们引之为国宝的艺术家：建筑师高迪、画家达利。

高迪修的房子，全部曲线没有直线，圣家堂仿佛一堆骷髅，公寓看上去像昆虫或是脊椎，神经比较正常的人，如我，住在里面会发疯。

达利画的画……你明白为什么他把一块手表画得像一块被嚼开了、然后吐出来的泡泡糖吗？

但整个国家为他们骄傲透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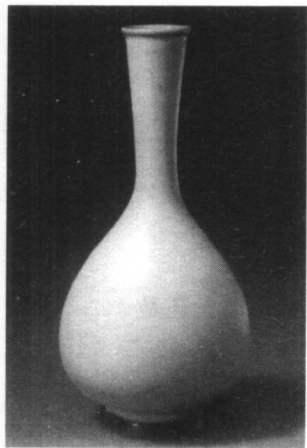
西班牙人的一切艺术都透着不顾一切的绝望：斗牛的红布、佛拉门哥舞决绝的脚步、《卡门》至情以至无情的惨烈……

越等闲事，他们越有心情：家居行业，把厨房卫生间贴的瓷砖，做到



人一伤心，便希望无心。

可惜心不是脂肪，可以随长随抽。



(宋)钧窑 月白釉胆瓶

几时月如此有“胆”
与日私奔？

全世界最美——华丽、绚烂、艺术品般；说到时装，这个欧洲最不冷的国家，却有奢华得教人目瞪口呆的皮衣；至于美食，西班牙人吃一顿饭的漫长时间，要教意大利人、法国人统统甘拜下风。

一切都是赌气般，在没有用的地方，做到尽头。

他们曾经赢过：无敌舰队、全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帝国、成山的黄金珠宝一麻袋一麻袋地运回西班牙……

那个时候，老子天下第一。

可惜，“无敌舰队”被一个女人、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摧毁后，西班牙人再没有机会回到从前。

本来一个国家，和一个人一样：盛衰在天，各有运数。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，面对如今尴尬的国力和国际地位，心里有些悲凉和愤懑，再正常不过。

可是，像西班牙人这样，赌气一赌将近五百年。连带他们曾经的殖民地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，隔着大西洋，也是一种末世苍凉的气质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

真是任性。这一点，西班牙人又不如咱们中国人：富不过三代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。不然哪来的上下五千年？

西班牙朋友说：我们西班牙人是没有隐私的，尤其在大家庭里。

看来，在不尊重个人隐私这点上，欧亚大陆的最东南端，和最西南端，倒是不远万里心有灵犀。

西班牙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异数：太不精

刮,太性情。

法语班有一个同学,在欧洲待过数年,教我们猜哪里的男生最帅?

“法国人。”“意大利人。”

都不是。

“看见西班牙小伙子走在路上,嚼着一大板巧克力,根本不看你,太阳耀在黑发上……你才知道:原来男人可以长得这么好。”

连帅起来都这般任性,真是有其国必有其人。

法国人是浪漫的,但他们骄傲在先,所以他们的浪漫是一块冰的浪漫。

意大利人是浪漫的,他们的浪漫是彩色的、屁颠屁颠的、浮夸的,发着高烧的浪漫。

而西班牙人,浪漫是他们的骨肉,如果不能浪漫而活,只能绝望而死。

浪漫走到极端,教人绝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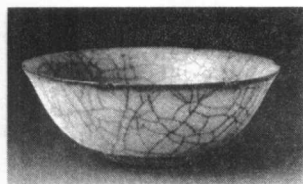
把意大利吃“穿”

有个故事:导演《罗马风情录》、《八又二分之一》的意大利名导费里尼,中学学业糟得一塌糊涂,鬼才想得到:他的毕业成绩居然达到了罗马大学法学院的分数线。

——因为他那位当食品推销员的老爸,给他所有的老师,送了最上



现代商业的实质就是:生产垃圾,然后把它卖出去。



(宋)哥窑 葵瓣口碗

等的干奶酪和橄榄油。

可爱也。意大利人民。

费里尼说：罗马有种魔力，就是让所有人都变得非常馋。（不然《罗马假日》里，奥黛丽·赫本不会以公主之尊，把口袋里最后的里拉，贡献给了冰淇淋小贩。）

威尼斯有一个什么节日，大家一块儿带了面具上街。据说是源自早几个世纪，偷情的人又想上街放风，又怕被人家发现，于是带上面具，满大街招摇。

然后全城人民有样学样，一派盛况。

天，如果在中国，你那张面具早就被居委会大爷大妈给撕下来了。

这就是意大利，偷情成为一种默契。我不干涉你偷情的自由，请你也不要狗拿耗子。

古罗马再庄严再恢弘，不能想象意大利人会严肃刻板。他们守着农神殿遗迹和斗兽场废墟，不是吃，就是穿，然后一面吃穿一面调情，这样一个民族，能不可爱吗？

英国：醉死人不赔命

也是巧了，有一段时间接连采访两个女孩，都是在伦敦待了四五年的主儿。其中一个还是大名鼎鼎的圣马丁的学生。问起英国人，回答一色：英国人只有两种状态——要么喝酒，要么喝醉。手头要不捏个酒瓶，什么事也做不了。伦敦大街上多得是酒鬼，一面走一面灌，“砰”！应声到地，行人见